朱子言論同異攷

天

朱子言論同異攷序

前聖而作經莫盛於孔子後賢而傳義又莫備於朱子故學者必讀孔子之書而後可以盡天下之義理又必讀朱子之書而後可以讀孔子之書也然孔子生而知者也故其言無初晩之可擇朱子學而知者也故其言不能無初晩之異同而學者各以其意之所向爲之取捨往往有以初爲晩以晩爲初而失其本指者多矣朱子之書旣多失其指則孔子之書亦不可讀也而道於是乎不明不行矣尤翁晩歲深以此爲憂旣釋大全之書又欲攷論其同異而辨正之

旣始其功纔到十餘條而止嗚呼其可恨也已元震自早歲卽已受讀朱子書反復通玆盡用一生之力其於異同之辨庶幾得其八九於十於是悉疏而出或考其日月之先後或參以證左之判合或斷以義理之當否以別其初晩表其定論而其言異而指同者亦皆疏釋而會通之編爲一書以續成尤翁之志僭猥則有之矣而學者或有取焉亦庶乎爲讀是書之一助耳元震於是重有感焉孔子天地間一人而已矣朱子孔子後一人而已矣有孔子則不可無朱子而尊朱子者乃所以尊孔子也不幸世衰道微邪

慝并起甚有以侵侮朱子改易其說爲能事是誠不
知尊孔子也而其禍將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吁
亦痛矣雖然彼爲是者豈獨其心不與人同而故樂
爲此邪慝也哉特不能善讀朱子之書耳苟能善讀
而眞知其一言半辭皆可以建天地竢百世而不可
易者雖勸之使爲此豈肯爲之哉然則使人而善讀
其書不叛於道者亦在乎講明精義闡發微指使其
難讀者易讀耳此九翁所以終始致意於是書也歟
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斯無邪慝
矣今之欲距詖淫而息邪說者盍於是反之哉辛酉

季冬日後學韓元震謹書

朱子言論同異攷目錄

卷第一

朱子言論同異攷目錄終

朱子言論同異攷卷第一

朱子言論多有前後異同有一得一失而不可兩存者有語雖不同而意實相通者有本無異同而學者看作異同者隨見輒錄以備學者之攷論云

甲辰十月書于南塘精舍

理氣

先生論理氣性命其說不一各有所指而實相貫通其論理氣先後或言本無先後此以流行而言也以流行言則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而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矣或言理先氣後此以本原而言也以本原言則氣之生生必須以理爲本此不得不言理先氣後也或言氣

先理後此以稟賦而言也以稟賦言則是氣凝聚理方具於其中此不得不言氣先理後也此其所指者不同而所謂本原所謂稟賦者又都只在流行中則其說又未嘗不會通爲一也又論五行之性曰五行之性一也者專言理也曰五行各一其性者各指一氣之所稟也曰五行各具五行之理者又以五行一原而言也其論人物之性謂萬物之性皆同者專言理也謂人物之性偏全不同而其性皆善者各指其形氣所稟之不同而亦不雜乎其氣而言也謂人人物物之性剛柔善惡各各不同者以理與氣雜而言之也然其實只一性也今不可

逐說指論只擧其義例大端而言之執此義例推而準之雖千言萬語之不同皆有以知其各有指歸而默而通之又有以見其爲一說矣然此須自用工夫潛玩積思而得之不可只就紙上語依倣說去而自以爲得也

先生所論理氣性命其說不一而要皆各有所指實相貫通者前已論之今又各擧其說一二段以發其例推類求之則餘可盡通矣理氣以流行言則本無先後（論語子在川上章集註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太極圖註曰推之於前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不見其終之離）以本原言則理先而氣

後中庸章句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天即理也先言天後言陰陽五行以本原言也答趙師夏書
曰若論本原即有理然後有氣以稟賦言則氣先而理後中庸章句曰氣以成
形理亦賦焉先言氣後言理以稟賦言也答趙師夏書曰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而具五行
之性專言理則皆同答嚴時亨書曰陰陽五行爲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
各指一氣所稟而言則不同答黃道夫書曰五行各一其性則爲仁義禮智
信之性五行各專其一而人則兼備嚴書上性字以不同言下性字以同言而又見其同與不同只是一
性者則意尤完備以五行一原而言則五行各具五行之理
語類天地門僴錄曰金木水火土雖曰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康節却細推來
萬物之性專言理則皆同太極圖註曰分而言之萬物各具一太極也各
指形氣所稟而言則不同孟子生之謂性章集註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

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以理與氣雜而言之則人人物物皆不同語類程子書門僩錄論通書性者剛柔善惡中之說曰所謂剛柔善惡中天下之性固不出此五者然細推則極多般樣千般百種不可窮究先生所論理氣大槩如右而又有以一言斷之者曰離合看語類易上繫可學錄問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何以謂之道曰當離合看盖理氣離看則爲二物爲二物則理先而氣後氣異而理同矣合看則爲一物爲一物則理氣無先後無異同矣看字又當着眼看謂人離合看非謂理氣有離合時也離合看三字實是窮理氣之斷例上下所論理氣諸條皆當參看

又按理氣之說至朱子大備而實皆本於孔子之言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即流行之說也一陰一

陽循環無端而道在其中則理氣無先後也曰太極是生兩儀此卽本原之說也有是太極方生兩儀則理先而氣後也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也此則稟賦之說也有是繼之成之之氣方具善與性之理則氣先而理後也如是推之則朱子之說無一不本於孔子者皆可知矣又按理氣渾融本無先後之可言而謂有理先氣後氣先理後者或自理而言論本原則先自理而言或自氣而言論稟賦則先自氣而言所從而言之者有不同耳非眞有先後也如言天地與道自道而言則天地出於道而道先於天地矣自天而言則道出於天而

天先於道矣其實天地與道有則俱有何嘗有先後之層級哉（語類周子書門可學錄形而上形而下只就形處離合分別此正是界至處若只說在上在下便成兩截矣）

論理氣先後曰未有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性却常在（答劉叔文書）此言天地萬物未生之前其理已具天地萬物既滅之後其理不亾也又曰性者三才五行萬物之理而已矣非有一物先立乎未生之前而獨存乎既沒之後也（答何叔京書）此言天地萬物氣聚而存則理亦命乎此而存天地萬物氣散而盡則理亦隨其氣而盡矣合二說而論之則天地未生之前其理

已具則理固先矣然此天地未生之前又有先天地而理在先天地天地既滅之後其理不亡則理固後矣然此天地既滅之後又有後天地而理在後天地理實無先獨立後獨存之時矣

論理氣先後曰坤復之間是無極（語類易綱領伏羲圖夔錄）此言復之一陽初動是氣之始而理又在其前也此以理氣源頭而言也又曰推之於前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不見其終之離（太極圖說第二節註）此言氣無始無終而理亦無始無終不見其始合不見其終離也此以理氣流行而言也合二說而論之則動靜無端陰陽無

始理氣只是一箇流行也就流行中截自一陰一陽初生處以爲始而推言其未生之前則其理已具此所謂源頭也而所謂源頭只在流行中矣非流行之外別有有源頭者在其先矣（答王子合書有就中間截斷之語見下）論理氣動靜曰動靜陰陽只是形而下者動靜非太極（語類周子書門當錄）此以氣有爲理無爲而言也又曰理有動靜故氣有動靜理無動靜氣何自而動靜乎（答鄭子上）書此以氣爲器理爲主而言也合二說而論之則氣有爲而理無爲故動靜者氣也非理也氣爲器而理爲主故動之靜之者理也非氣也自其動靜者而言

之則氣有動靜而理無動靜自其動之靜之者而言之則理有動靜故氣有動靜蓋理氣混合而作用在氣主宰在理知此說者而後可與論理氣矣

論理氣體用曰陽之動也太極之用所以行也陰之靜也太極之體所以立也(太極圖解)此以動靜分體用也又曰謂太極含動靜則可(自註以本體而言也)謂太極有動靜則可(自註以流行而言也○答楊子直書)此以本體流行分體用也又曰以形而上者言之則沖漠者固爲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爲之用(答呂子約書下同)此以理爲體而事物爲用也(此以理之發於事物間者爲用則固非專指事物爲用也然以下文事物爲體理爲用者相對

爲言則亦不害其事物爲用也又曰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爲體而其理之發見者爲之用此以事物爲體而理爲用也其言體用有是不一而合而觀之其義乃備非有異同之辨也學者當參看而會通之也按理有理之體用氣有氣之體用又有理爲體而氣爲用氣爲體而理爲用者此段所論其義皆備而以明白易曉者言之則理之體用大本達道是也氣之體用陰陽動靜是也此義包在第一說中讀者詳之

論理氣同異以爲理同而氣異答黃商伯書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又以爲氣同而理異答黃商伯書曰論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又以爲理同而氣亦同答陳安卿論呂氏惻隱說曰非但同理亦同氣也又以爲氣異而理亦異答嚴時亨論人物所賦之性曰因其氣稟之不同而所賦之理亦異

理同下疑脫而字

大抵推本而言則理同而氣異沿流而言則氣異而理亦異此理氣大端不易之說也然本原上理同氣異處（太極生兩儀）又有理同而氣同者（易有太極是也易者一氣之變易也一氣而有變易故謂之易本是二氣則不得言變易先生答王子合書曰二氣之分即一氣之運）末流上氣異理異處（陰陽五行萬物之性）又有理同氣同者（惻隱之心及於物）又有氣同而理異（氣猶相近理絕不同）理同而氣異者（萬物各具一太極）縱橫推之乃可盡也（氣同而理異又見孟子生之謂性章集註）

語類太極門夔孫錄問理與氣曰伊川說得好曰理一分殊合天地萬物而言只是一箇理及在人則又各自有一箇理按上段以萬物統體一太極而言也

下段以萬物各具一太極而言也盖以天地萬物之氣爲分殊天地萬物之理爲理一也然理一專以理言分殊當兼理氣言太極生兩儀卽理一而分殊也陽性健陰性順又是分殊之理也理一分殊四字包盡理氣之說故曰說得好又按下段在人人字下恐脫物字又恐是物字之誤上旣言萬物則此言物字固着且言人則不得兼物而言物則却包得人字矣鬼神門植錄曰太極只是一箇氣分做兩箇氣又分做五氣又散爲萬物此言一氣分爲二氣又分爲五氣散爲萬物者乃太極之理也云爾非以太極爲一

箇氣也

心性門道夫錄曰形而上者全是天理形而下者只是那查滓至於形又是查滓至濁者按形而下本兼氣與質而言此錄至於形云云是就形而下者之中又言其有形質不可易者也非以形上下三字分爲三層也若因此而又分形與下爲二層以形爲形質以下爲氣運則恐非先生之指也若以形氣分上下氣當爲上形當爲下不當氣反爲形質之下矣答大全陸子靜書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答呂子約書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物之理也形而下者謂之器物之物也答黃子耕書曰一物之中其可見之形卽所謂器當以此爲正

理

陳安卿問理有能然必然當然自然答曰此意甚備且要見得所當然是要切處若果得不容已處卽自可黙會矣按不容已處深體味之則見得能然必然自然之意皆不外此不獨當然之意也

陰陽

答王子合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本不可以先後言然就中間截斷言之則亦不害其有先後也按此語至爲精密不但說陰陽而已理氣先後有無亦可於此而見之矣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則理固無先立之

時之地矣然就中間截斷自一陰一陽初生處而言之則此陰此陽未生之前謂已有陰陽之理亦可矣又按書中兩言由靜而後動靜動二字恐是差互當曰由動而後靜

五行

答黃道夫曰五行各一其性則爲仁義禮智信之性而五行各專其一人則兼備此性而無不善答徐子融曰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按前既以各一其性爲無不善而後又以爲氣質之性蓋五行各

一之性對氣質善惡而言則爲本然之性對太極全體而言則爲氣質之性也非前後異指也且其謂氣質之性者亦只論五行萬物之性不同者耳非以善惡而言也（答王子合書曰極本窮源之性是對氣質之性而言）

先生既以各一其性爲氣質之性又以水之潤下火之炎上爲本然之性（見孟子天下之言性章諸錄）前說幷舉五行而言其所稟之不同後說各就一物而言其所性之本然所謂本然者謂本自如此也水之潤下火之炎上其性本自如此故曰本然非各一之外復有本然也自其各一而言則謂之氣質之性自其性本如是

而言則謂之本然之性兩說相通不可廢一也孟子集註曰水之本性未嘗不就下答李繼善書曰從革曲直稼穡是其本性之發按以其同而言則謂之本然之性以其異而言則謂之氣質之性以五行言則水之理同於火之理者本然之性而水之潤下異於火之炎上者氣質之性也水之潤下皆同又是本然之性而其清濁不同者又爲氣質之性也

天地門節錄問先生答書云陰陽五行之爲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兩性字同否曰一般按上性字以不同而言下性字以同而言兩性字固非一意而曰一般者蓋以一氣所稟而言則性雖不同自其是性本體而言則又無不同而兩性字只是一性故謂之一般然兩性字不先言其有不同者而只說一

般則恐生學者之疑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天地

太極門方子錄曰若無太極便不飜了天地按不字恐誤或是已字言若無太極則便已飜倒了天地也不字若是則飜字當作飜開意看然終涉牽強

天地門淳錄以天地爲有內外訓門人門道夫錄以天地爲無內外按前說據日月星辰運行處以上爲外以下爲內也義剛錄曰論日月則在天裏論天則在太虛空裏又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體見天地門下其謂有內外者只如此後說以天之氣無涯而

言也莊生言天之蒼蒼遠而無所至極者亦此意也
楊錄問天地會壞否曰不會壞與上淳錄僩錄論天
地不同
僩錄曰橫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說極
是只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據此則詩傳所
載只爲人易曉姑存曆家之說非有初晩之異見耳
僩錄春夏間天轉稍慢秋冬則天轉益急按此錄恐
誤天行一日一夜一周而過一度每日一般豈有慢
急之差也果有慢急若非春夏之天行不盡於一日
則必是春夏之晝夜差長於秋冬矣若是而節氣可

九詳下一本有叅字

均而歲功可成乎

太極門方錄曰萬物生長是天地無心時枯槁欲生是天地有心時按有心無心只以可見不可見而言此當活看若正論天地之心則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豈有間斷有無之時哉

論語顏淵問爲邦章廣錄曰堯時會在巳午之間今則及未矣按以康節說推之今方在午會始之第三爻上矣

答張敬之曰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九詳大抵天地之間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故子午卯酉爲四方之正

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爲節耳以氣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之始卯爲陽中酉爲陰中也按余公說今以海潮驗之全不應而彼竭此盈之說尤爲無理豈余公生於中國未見海潮而臆度爲言故如是耶先生所謂潮之進退以月至子午卯酉之位爲節者盖朔望月加卯酉而潮漲兩弦月加子午而潮縮此若可通也而月盈而潮漲月虧而潮又漲月盈虧相半而潮縮旣未見其相合也而月至子午陰陽之極而潮反縮至卯酉陰陽之中而潮反長又未有其說也若必謂潮應於

月則一歲之冬夏春秋一月之晦朔弦望一日之夜晝昏朝其進退消長之運同一機緘也何獨以月而爲言哉一歲無再冬再夏一月無再晦再望一日無再晝再夜而潮之往來一日而再進再退一月而再消再長此固自有機緘之不已不必牽合於歲月日而爲言也且以天地之始言之則先有天次有水次有地天地旣生方有日月此水先於月也雖以同類相應而言謂月從水可也謂水從月則不可也邵子所謂地之喘息者此旼所謂自有機緘者而天居外地居內而海處乎天地之間則須謂之天地之喘息

註無如之無一作不

其說乃盡耳先儒又謂潮縮於冬夏大於春秋此亦
臆度之言也海潮盛於夏縮於冬平於春秋此則與
一歲陽氣之運相合矣盖水生於天一故其盈縮之
候隨陽而進退耳東海無潮非是全無進退雖有進退而其勢甚微無如西南海潮之大進大退也四海相連而東海最爲渙散故不見其盈虛西南海之有盈虛卽是東海之盈虛耳如人之腹部與口鼻一氣相連故腹部之盈虛見於口鼻之噓吸耳北海最遠人無見者而其必有潮之進退亦當與南海同矣

日月

答梁文叔曰日月不可以體言只有魂魄耳按凡有
形者皆可言體日月之有形象者豈不可言體先生

此言特言其體魄之不可分耳體魄本有別而至於
日月則魄卽體體卽魄旣言魄不可更言體云爾據
下文月魄卽其全體之說則亦可見矣
天地門謨錄曰星光亦受於日但其體微爾德明錄
問星受日光否曰星恐自有光按謨錄恐是星若自
有光月亦空自有光星字從日從生則盖以爲日之
所生也星光近日者暗遠日者明星雖受日之光近
日則還爲日光所奪耳
謨錄曰月行日外而掩日於內則爲日蝕日行月外
而掩月於內則爲月蝕伯羽錄曰月合在日之下或

反在上故蝕按此論曰蝕與秉燭執扇之諭不同燭扇之論見大全答廖子晦書論月蝕與暗虛所中之說不同恐皆誤錄日月蝕見上個錄當以是爲正

德明錄曰至望時月面向人者有光向天者亦有光與楚辭天問註一彈丸粉塗其半之說不同

鬼神

答杜仁仲前書曰但謂神卽是理却恐未然後書曰神是理之發用而乘氣而出入者却將神字全作氣看又誤矣按今不見仁仲書未知爲說如何而以先生之書推之則盖是問五行之神而前則只以理言

而不知其爲乘氣出入者故以爲未然後因先生之言遂全作氣看而不復知其爲理之妙用故又以爲誤非先生之說有前後之異也盖神之名義色相先生之後書盡之無可以改評矣故離氣言神固不可而指氣爲神尤不可也五行之神在人爲仁義禮智信者雖以理之乘氣者言而與太極之名超然專說得理者不同然其實體則不外乎理矣通書神妙萬物註及小註說皆以理言又按天地門植錄論五行之神専以氣言又言在人則爲理恐是誤錄論神字當以杜仁仲後書爲正

鬼神門小註賜錄曰氣是魂謂之精血是魄謂之質所謂精氣爲物須是此兩箇相交感便能成物又見春秋門明作錄按上以精氣爲一下又以精氣爲兩箇上二句內恐有誤字精恐神字之誤血恐精字之誤

升卿錄曰三魂七魄金木之數也按七非金數恐有誤也豈魄聚而魂付魄實而魂虛故十分數中謂魂占三而魄居七耶

僴錄釋金縢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與書傳不同

僴錄子蒙錄論相奪予享事不同

人物之性

答徐元聘曰來諭云云胡子知言正如此說朔一註云章
首云子思子日者是也然性只是理恐難如此分裂只是隨氣
質所賦之不同故或有所蔽而不能明耳理則初無
二也至孟子說中所引乃因孟子之言只說人分上
道理若子思之意則本兼人物而言之也性同氣異
只此四字包含無限道理幸試思之答胡廣仲曰知
言性之所以一初見一本無不字後見別本有之尚
疑其誤繼而遍考此書前後說頗有不一之意如子
思子曰一章是也故恐實謂性有差別遂依前本添
入不字今既遺藁無之則當改正但其他說性不一

處愈使人不能無疑耳知言中性之所以一是言萬物之一原子思子曰章是說萬物之分殊兩說初不相妨也先生是昨來知言疑時只主一原而不信分殊故有此疑耳義中已論之不識高明以爲然否按胡子知言曰子思子曰率性之謂道萬物萬事性之質也因質以致用人之道也人也者天地之全也而何以知其全乎萬物有有父子之親者焉有有君臣之統者焉有有報本反始之禮者焉有有兄弟之序者焉有有救灾恤患之義者焉有有夫婦之别者焉至於知時禦盜如鷄犬猶能有功於人然謂之禽獸而人不與爲類何也以其不得其全不可與爲類也胡子說止此胡子說

只言其人物稟性之不同而不言其理之本同語固有欠(先生答徐子融書曰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亦如此說然後方無偏矣)然其以人物所稟之性爲不同者未嘗不是矣而先生並以此爲非且其爲說專以人物之性爲無差別而其所不同者只在於既得之後爲氣所蔽而或不能明(其謂性同氣異四字只作理同氣異看而氣異處看性之不同則可矣而若謂人物所稟性自同而氣自異性氣二者元不相涉而判爲二物則不可矣)又以孟子子思之言性爲不同而與集註章句之說不合(孟子犬牛人性即子思率性之性也犬率犬之性爲犬之道牛率牛之性爲牛之道人率人之性爲人之道則思孟之論性本無二指也今謂人物之性皆同而性有不率者則固不合於思孟之指而

又以思孟之指爲有不同尤有所不敢知則此二書之不得爲定論固已可見矣胡書中又以爲胡子說性不一處知言疑義中已論之云云而子思子曰一章又是二書之所深非者則尤當詳論而今按疑義中俱不見焉蓋是初論其說而後覺其誤旋削之也據此尤見此二書之爲初年說也別集答程允夫書亦以子思天命之性孟子犬牛人性兩性字爲不同則蓋亦初年說也據此數書先生初年論性不同於晩年者蓋可見矣允夫書考論見下今之爲人物性同之論者皆以徐程二書爲據而辨之者亦每患於不快矣今考其初晩之別如此方見其無窒礙處甚媿前此讀書之不詳而枉費於辭說也壬寅夏余著說

一篇以釋元聘書意而自今觀之理雖無差辭失本指終不免於強說費力矣甲寅孟春讀廣仲書偶見其意遂取元聘書知言疑義及允夫書對同契勘遂定其爲初年說追正之如此云○又按答范伯崇書悉數知言中議論病處六七條與疑義同而獨不及說性不一處於此亦見其徐胡二書之爲初說也○壬辰答劉子澄書亦言知言數大節目差誤處而不及說性不一處

答程允夫曰天命之謂性通天下一性耳何相近之有言相近者是指氣質之性而言孟子所謂犬牛人性之殊者亦指此而言也按此論天命之性若只以在人者而言則固無可疑然以下所引孟子說觀之則似是兼人物而言若是兼人物而言則似與章句說差異章句釋天命之性曰人物之生各得其所賦

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則所謂性也又曰人物各
循其性之自然則日用事物之間各有當行之路其
說未嘗以人物之性道爲同而與犬牛人性章集註
有異也然此書所論亦自有其指盖天命之性四字
直從天命說來未嘗帶着氣質字如犬牛人性之先
言犬牛人字則謂之通天下一性亦無不可而且從
其犬牛人性不同者而言則謂之氣質之性又無不
可但非子思孟子之指耳大抵性字始見於湯誥降
衷下民之說而孔孟承之以爲說則曰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曰犬之性牛之性人

之性是皆以人物所稟各異者而言則自來言性本只如此矣子思之言所以上述夫子之言下啓孟子之傳者亦豈有異指哉周子言性亦曰五行各一其性則其論性亦無改於前矣至程張朱子始有一理一原全體之說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原朱子曰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程子則曰動物有知植物無知其性自異但賦形於天地其理則一程子之言性不同同於周子以前而其言理一同於張朱之說而其論性始極於高妙矣然此乃推本之論非性字名義本色也性之得名本因其在氣質而名焉則萬物各正乃性之名義本色也後之言性者乃反喜高妙而忘本色專以萬物皆同言

之則是不知其性之貴於物而談性談天日流於空虛矣其亦惑哉爲此論者每自託於此書而殊不知此書之指與章句有不同者故略辨之如右云（不知性字名義本邑而喜言高妙者實不知其高妙也）〇又按答允夫書論性旣與中庸章句孟子集註不同而書中一段又論浩然之氣曰大剛直當從伊川說伊川以至大至剛以直爲句與今集註說不同又一段以道心惟微爲舍亡之致則此書可見爲初年說而非其正論矣（犬牛人性是人物不同之性相近之性是善惡不齊之性兩性字自不同此書合而言之與集註不同恐全書非定論也）

答徐子融曰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人物所稟

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爲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答余方叔曰雖其分之殊而其理則未嘗不同但以其分之殊則其理之在是者不能不異故人爲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則昏而不能備按二書所謂理無差别理未嘗不同者以一原而言也所謂性有全不全理不能不異者以分殊而言也其言四德五常皆就分殊處言則四德五常之非一原可見矣又於一原處必以理言分殊處必以性言則性理二字名義之不同又可

見矣且其所言四德五常味其語意固非以善惡污雜者而言之況此二書實本於太極圖惟人最靈形生神知五性感動之說而圖說五性決不可謂氣質善惡之性則此之言五常又豈有異義哉答子融後書中又及子融方叔論性之說蓋申此二書之說而其書言某今年一病幾不可支又曰老境如此此問答蓋在先生最晚之歲矣或者以五常爲一原而又以此二書所謂五常之性爲氣質善惡之性蓋不解讀書矣○又按先生答楊仲思論性曰字義同異之間分別未明故難遽曉或者之說蓋如是耳又論人物之性所受不同見續集答李繼善書

答子融書曰理無差別而性有全不全語類曰謂之

理同則可謂之性同則不可（程子書門方錄）按此皆以性理二字分別言之其他說處又不必皆然其曰理有偏全（答趙師夏書）曰理絕不同（答黃商伯書）是以理爲有不同也曰天下無性外之物（太極圖註）曰性卽太極之全體（答嚴時亨書）是以性爲無不同也蓋理字無依著而說故無不同性則因氣質而言故有不同然理與性元只是一物故亦可以互換說但兩字對說則不可混稱徐書若語類所記是也

答萬正淳書釋繼善成性之義曰接續此道理以生萬物者莫非善而物之成形卽各具此理而爲性也

語類釋天命率性之義曰萬物稟受莫非至善者性率性而行各得其分者道中庸首章端蒙錄按此皆以萬物之性爲皆善似與生之謂性章註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者不同然實則兩說無異指集註之意蓋謂萬物之性皆善而人性之善無不全萬物之心皆靈而人心之靈無不通故謂人之性無不善而爲萬物之最靈也非謂物性不善而人獨性善也前二說亦非謂物性之全皆如人性也蓋人物之性皆善而所不同者特在於偏全耳故前二說上句皆言其善下句皆言其不同各具各得是其稟不同也未嘗與集註

異其指也物性皆善之說實本於夫子之言繼善成性斯言之外又有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語類乾卦節錄曰各得性命之正）又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謂各正謂无妄則物性之皆善可見耳矣

答嚴時亨論人物之性曰同中識其所異異中見其所同又曰以爲同則同中有異以爲異則未嘗不同

按聖賢論性或異或同難以通乎一惟此一言可以會而通之實千古論性之斷例也然所謂同異者又非惟一同一異兩端而已也故學者雖聞其說而未易通其指也有言萬物皆同之性有言人物不同而

人與人同物與物同之性有言人人不同物物不同之性而其同其異又非有二理也學者徒知皆同皆異之同異而不知人與人同物與物同而人與物不同之同異（不知此者謂五常全德人物同稟）又不知同異只是一理只在一處而每欲求之於二理二處（不知此者以本然氣質分屬未發已發）故其所自謂知同知異者實亦不知其爲同異而殆無異於矮人之觀場矣是說也前屢見之玆不復詳

人物之性門節錄曰人之仁義禮智之粹然者物則無也按無字未安仁義禮智之稟物固不能全亦不

能粹然謂之全無則不可也孟子集註曰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如此言之方爲攧撲不破矣廣錄徐子融陳才卿論性不同處先生之意以才卿說爲是大全答子融書當參看子融認知覺爲性故其論性謂有知覺者有本然之性無知覺者無本然性而只有氣質之性其以附子大黄之性爲氣質之性者亦以此也故先生云云○子融認心爲性又見釋氏門僩錄

心

張子書門謨錄曰凡物有心而其中皆虛如鷄心猪心之屬切開可見人心亦然此言心之虛靈人物皆同也答余方叔曰人爲最靈而備有五常之性禽獸

昏而不能備此言虛靈人物不同也甲寅行宮奏劄
曰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
提萬事之綱此言虛靈聖凡皆同也大學或問曰此
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不過情欲利
害之私而已此言虛靈聖凡不同也凡此數說言雖
不同意實相通不可執一而廢二也蓋虛靈雖同而
其所以爲是虛靈之氣則不同鳥獸之心偏氣聚而
虛靈故其靈也只通一路人之心正氣聚而虛靈故
其靈也無所不通此人物之不同也聖人之心清氣
聚而虛靈故靈之所覺者皆是理凡愚之心濁氣聚

而虛靈故靈之所覺者皆是欲此聖凡之不同也鳥獸之心雖有些虛靈旣與人異類則其同不同不須言也其在人者只指其虛靈而言則皆同而幷指其所稟之氣而言則不同就心而言則可言其有不同而就明德而言則不可言其有不同蓋以明德之稱與心不同只言其虛靈而不及其氣稟故耳語類心性情門人傑錄曰虛靈自是心之本體謂之本體則無不同矣

答胡廣仲曰知覺心之用其下又曰智之事答潘謙之曰心之知覺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其下又以知之理爲智是皆以知覺旣屬心又屬智而一時幷說

又非有前後之不同者也盖知覺心也而智包四德
故未發而知覺不昧者心之體也而其理專言之則
智也已發而知覺運用者心之用也而其理之發見
在知覺上者專言之則皆智之發也故知覺從心言
則屬之心從性言則屬之智而未嘗有兩知覺也答
呂子約書以能知能覺有所知覺言知覺答潘書以
具此理行此情言知覺盖能知能覺而具此理者知
覺之體也有所知覺而行此情者知覺之用也其答
何叔京書又言覺字須貫動靜而無不在三書之言
知覺皆兼體用而言其他以知覺爲心之用智之用

特指其動後之知覺而言也非有異於前三書之意也答孫敬甫書中庸或問又皆言静中知覺而答孫書乃在子約死後則其為晩年定論又審矣學者多於心之用智之用與兼體用之説偏主一説而欲有所取捨或分知覺精粗精屬智粗屬心而不免為兩知覺則恐皆不審矣又按胡書中孟子知覺是知之精上蔡知覺是知之粗而析以為心之知智之事則其不分精粗而皆屬心性可見矣

答余方叔書以草木枯槁為無知覺語類以草木腐敗之物為有知覺盡心章僩錄前之謂知覺以知覺之與人同者而言後之謂知覺以萬物之皆有心者而言

也萬物之心雖有通塞之不同不可謂有無心者矣
兩說當通看如曰草心木心謂之心則亦可以知覺言也
答石子重曰人之所以爲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
之心故也又曰吾之心卽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
則尚何學之爲哉按先生論性則以爲聖凡無異而
論心則以爲聖凡不同其以心爲氣者可見矣大抵
心字始見於帝舜人心道心之語而人心已兼善惡
孔孟繼之而言心則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曰
其心三月不違仁曰操則存舍則亾出入無時莫知
其鄉心果是理也果是純善也則心卽矩也卽仁也

指疑作只

何得復言不踰矩不違仁亦何有踰矩違仁存亡出入之時耶自來言心只如此而已則先生之言豈無所本而言者哉然明德只是心而謂之心則有異謂之明德則無異者何哉此於鏡譬可見矣明德猶言鏡之光明也指言其光明則光明無不同矣心猶言鏡也專言鏡則鐵之精粗有不同矣鏡譬詳見記聞錄心有昏明清濁之說又見答朱飛卿書及語類孟子富歲子弟多賴章賀孫錄○心之氣稟不能無偏又見答項平父書

答程正思曰此心有正而無邪故存則正不存則邪

按此與答朱飛卿書心有昏明清濁之說不同而各

有所指蓋以心之氣稟而言之則固不能無昏明清濁之殊而以心之本體虛靈不昧者而言則又有正而無邪矣然所謂正者卽指其虛靈不昧底而非謂其氣稟皆正也故其虛靈不昧者有時而昏而本體亾焉卽其氣稟使然爾

潘子善問橫渠曰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答曰心自有合要大處合要小處按大者公而無偏之謂也小者操而不捨之謂也操處合要公公處合要操二者又並行而不相悖也

答黃商伯曰已發之處以心之本體權度審其心之所發恐有輕重長短之差云云胡氏觀過知仁之說所以爲不可行也按已發者心也本體權度亦心也以而審之者亦心也然則心有此三者之幷行乎已發處有輕重長短者是過去底以其本然權度審察乎此者是方發底以方發之心察夫過去之念此政是愼獨省察之事非有二心一時幷行而以此察彼也所謂心之本體權度以此心理義本然之則言之亦非別有一心與以而審之者幷行也胡氏觀過之說過者一心也觀者一心也觀此觀者而知其爲仁

者又一心也過者之心是第一發觀者之心是第二發知仁之心是第三發此雖亦非一時並發者然三者之心遞相看覷煩擾迫急不成道理遞相看覷不成道理等說見先生答吳晦叔書況一念之動隨察其眞妄斯可止矣於是而又要觀乎其察之之心而欲知之者又何爲哉此先生所以謂不可行者也先生說與胡氏說汎看似無甚異而細辨之則其得失之分相去遠矣

存齋記曰存而久久而熟心之爲體必將瞭然有見乎參倚之間而無一息之不存矣觀心說曰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爲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

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輿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耶按兩說不同而存齋記先生三十歲前所作當以觀心說爲正然觀心說中以人心爲人欲又謂盡心而後知性知天皆與後來定論不同此亦不可不知也觀心說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體之不蔽謂盡心也究夫理之自然謂知性知天也

心性門淳錄論知覺曰不專氣氣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按此說當活看氣無理亦不得知覺故如此說然論知覺之本色

則氣而已矣
謙錄曰心之本體未嘗不善又却不可說惡全不是
心若不是心是甚麽做出來節錄曰性無不善心有
善惡若論氣質之性則亦有不善程書門伯羽錄問
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如何曰此段微有未
穩處凡事莫非心之所爲雖放僻邪侈亦是心之爲
也按心者氣也而其體則本虛故以其氣之不齊而
言則謂之有善惡以其體之本虛而言則亦謂之善
先生前說本體未嘗不善只指未發虛靈之體而言
未說到氣稟又却不可說以下方說氣稟後二說又

皆專以氣稟而言然程子之言本善者亦指其未發
虛靈之體而言觀其以發於思慮者言則可見矣若
並指氣稟而言則何以有不善之發亦何以釋氏本
心爲非耶近世論心者又直以心之氣稟爲純善則
盖不識程朱本指而其弊流於釋氏之本心矣
答張敬夫曰釋氏擎拳竪拂運水搬柴之說豈不見
此心豈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爲
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爲主宰故不免流於自私
耳前輩有言聖人本天釋氏本心盖謂此也又答曰
聖門所謂心則天敘天秩天命天討惻隱羞惡是非

辭讓莫不該備而無心外之法故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按二書論心不同而各有所指前所言心專指靈明之質而言專主此心則氣質用而物欲行矣釋氏本心是也後所言心兼包性天之理而言能存此心則德性用而天理行矣聖人本天是也據此則學者專認靈覺爲本心爲純善者皆與釋氏同病矣

心性門高錄或問心又不可以知覺言此說誤

義剛錄曰心是箇沒思量底只會生按沒思量猶言沒思索言其義別無可思索底只會生而已也若看

作心無思量則誤矣

答林德久曰知覺正是氣之虛靈處與形器查滓正作對也按此書當與中庸序文參看此書所謂形器查滓卽是謂耳目口體之屬也庸序所謂形氣正亦以形器查滓與虛靈知覺作對說也本不以心之靈覺包在形氣中說也後[illegible]讀庸序者每將形氣二字並包此心靈覺之氣看故不免墮於二歧之見今以此書參看於庸序則所謂形氣者可見其與心作對說而不可合看矣又按以知覺爲氣之虛靈與前所謂知覺智之用者見答張敬夫胡廣仲廖子晦吳晦叔游誠之書似異而實

無不同盖論知覺之體段則固不外乎氣之靈處若求其所以知覺之理則乃是智也故此一箇知覺未發而具其理則是智之體已發而行其情則是智之用也唯其知覺之爲氣也故謂其理爲智若自是理則安得復言其理耶

朱子言論同異攷卷第一

朱子言論同異攷卷第二

性

答林德久曰非氣無形無形則性善無所賦故凡言性皆因氣質而言但其中自有所賦之理爾按此一言發明性字名義精藴更無餘遺實千古論性之至訣也盖理賦於氣中然後方爲性故曰因氣質而言不因乎氣質則不名爲性矣性雖因氣質而名然其所指爲性之物則實指其中所賦之理非雜乎氣質而言也故曰其中自有所賦之理不指其所賦之理則性爲汚雜矣因氣質而言故有五常名目之殊人

物所稟之異矣指其中所賦之理故其爲五常之德人物之性又皆不失其爲善矣（中庸章句人物之性皆以健順五常爲言則物性雖偏亦皆善矣）本然氣質之非二性又於此而可見矣性因氣質而後言則性無時不在氣中矣因在氣中而兼指其氣則爲氣質之性又直指其中所賦之理而不雜乎其氣則爲本然之性此則性雖有二名而實無二體也（答德久知覺性善二條皆一時所答而原書中言向來所論於本原上欠工夫間爲福州學官作一說發此意一說蓋指福州州學經史閣記是記之作在慶元乙卯九月實先生六十六歲時也○如以此因氣質而言者爲氣質之性則曰凡曰皆固非偏指一邊之語況此一句正是覆解上文無形則性善無所賦之語則其指性善而言又可見矣）

答胡廣仲曰人生而靜只是情之未發但於此可見天性之全又答王子合曰人生而靜靜者固是性然只有生字便帶却氣質了按人生而靜方謂之性而樂記言其天性之眞程子言其秉氣之性先生前說是釋樂記之指後說是釋程子之意言各有所主也然先生所答嚴時亨書最爲完備其書曰人生而靜是未發時以上卽是人物未生之時不可謂性纔謂之性人生而靜未發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氣質之性然其本體又未嘗外此要人卽此而見得其不雜於此者耳本然之性盖此書下一

段三此字皆指氣質之性卽此氣質之性而見得其不雜於氣質者爲本然之性則可見本然之性不外乎氣質之性而雖有氣質之不齊不害性之本然矣一書中上一截言人生而靜中一截言氣質之性下一截言本然之性而其言氣質本然皆在人生而靜處則本然氣質非有二性而不可以時之先後地之彼此分言者又可見矣此書之說見於歐陽希遜問目中而希遜問答乃在黨事後則此書之爲最後定論亦無疑矣時亨再問答書中有曰禮書近方略成綱目禮書之修始於丙辰則此問答盖在丙辰以後矣○又按人生而靜程子言性與樂記不同何也盖樂記主靜而言程子主生而言所以有

不同也主生而言則人生氣稟理已墮在其中故理在氣中者隨其氣質而自爲一性矣所謂纔說性不是性者也主靜而言則情之未發氣不用事故性之本體不爲氣囿而卓然自在矣所謂天之性也生與靜只是一界子則其所具之理亦只一性耳但其主生主靜所主而言者不同故其言性有不同耳若徒知靜之性本同而不知生之氣有不同則是論性不論氣不備也徒知生之氣有不同而不知靜之性本同則是論氣不論性不明也又以生與靜分爲二性而各言其時各指其地則是二之則不是也於此見得分明以聖賢論性或異或同皆可指諸掌矣○又按樂記以靜對動而言則其主靜而言可知矣程子引此以釋生之謂性之義則其主生而言可知矣惟先生知此意故各因其所指而釋之主生主靜之義一言斷之又只是理氣離合說主生者以理合氣而言也主靜者以理離氣而言也合氣而言則性有不同離氣而言則性無不同知此說者而後可與論性矣

氣質之性門當錄小註必大錄氣質之性天命之性

四疑兩字之誤

四之性字是語脉間聽得未瑩失其本意者皆當刪義剛錄曰孔子說得細膩說不曾了接說得細膩幷說得繼善成性也說不曾了不言成性之後又有氣質之不同也

仁義禮智信

論仁義禮智信問分爲五之序答曰渾然不可分語類仁義禮智門節錄又曰仁打一動義禮智便隨在這裏張子書門論西銘義剛錄又曰發時無次第生時有次第仁義禮智門佐錄所謂渾然不可分與生時有次第不同仁打一動義禮智便隨在這裏與發時無次第不同合而論之人之

稟陰陽五行之氣者一齊都稟得更無先後之序故其理之爲仁義禮智信者亦一時都具而無先後之序所謂五者之序渾然不可分也然就其中分看之則理之全體渾然備具者仁也纔渾然便燦然有條者禮也纔燦然便肅然不亂者義也纔肅然便炯然不昧者智也四者旣具便都眞實而無妄者信也所謂生時有次第者也見入井則惻隱發過宗廟則恭敬發入井宗廟外感之至者無次第故惻隱恭敬隨感而應者亦無次第所謂發時無次第者也然就其情動處合看之則無論某情情之打動者仁也行之

有節文者禮也處之得其當者義也事旣處了便記藏在內者智也四者之用又皆眞實而無妄者信也所謂仁打一動義禮智便隨在這裏者也炯然不昧一作判然有別

廖子晦問以五常配五倫則仁行於父子義行於君臣禮行於長幼智行於夫婦自註智所以別信行於朋友皆不易之理答曰智字分配似稍費力正不必如此牽合也按智主分別而夫婦主於有別則以智屬夫婦似無不可然未若仁義禮信所配之爲恰恰地相當也然則分類各配智屬夫婦從理相當禮兼夫婦而

智則又無不在焉可耶夫婦有別是各夫其夫各婦其婦不與人相混其義重在識別故當屬智之別然不相混雜嚴其分別又是禮之大端也○答胡廣仲書以父子兄弟屬仁君臣朋友屬義與此不同而四事既屬仁義則夫婦一事當屬禮矣又錯綜言之則五倫之一事皆兼五常而五常之一德皆包五倫矣

方實王舉易立人之道仁與義以問仁義二字包盡人道之義而先生所答二條皆以四德體用之說告之却與所問不相著豈以實王之學方昧乎性情體用之分未可遽及於易之所云者耶今考先生所嘗論此者不一而足合而觀之可以無疑於實王之所問矣答陳器之曰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

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秋冬皆陰之屬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以陽動爲仁陰靜爲義而義體而仁用也)答江元適曰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卽所謂仁而於其間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間不可差繆卽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初未嘗相離也(此以理一爲仁分殊爲義而仁體而義用也)江書之言仁義皆以用言而反而推之於其體則一性之

中天理渾具無所虧欠者仁也而其間衆理各各分
明不相淆亂者義也此又一說也孟子首章或問論
仁義曰以性而言則皆體也以情而言則皆用也卽
方書之說也曰以陰陽言則義體而仁用也卽陳書
之說也曰以存心制事言則仁體而義用也卽江書
之說也而江書以理言或問以心言存心而全體渾
然制事而各得其分則又未嘗有心與理之二也合
是數說而觀之其義乃備而人之爲道信不外乎仁
義二字矣

答李元翰曰孟子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兩句看得來

便見仁義之別如克己復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耳未說到行處也按孟子之言將人心人路分屬仁義故存得此心便是仁行得此路便是義方其說仁時固未說到行處若克己復禮則克己之目已自兼視聽言動而言盖孔子之言是專言之仁包體用而言者也恐不可謂未說到行處此書之說與集註不同集註曰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又曰私勝則動容周旋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盖是初間未定之論也此說又見於語類仁義禮智門明作錄而乃壬子以後所聞則亦槩晩年說話耳

仁義禮智門銖錄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

下廣錄曰先生答叔重疑問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叔重銖字也上入傑錄曰某前日答朋友書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大全答叔重書政如人傑錄則所謂答一朋友者似是指叔重其答叔重書及他錄皆同則叔重之錄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剛柔字恐是差互然語類說卦門又有銖錄一段問答政說仁體柔用剛義體剛用柔之義而末又言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政與前錄同則豈叔重於答書之外又聞此一說而錄之本無差誤耶蓋陰陽五行理本一原故顚倒言之無不通矣

上當錄論此曰這物事不可一定名之看他用處如何先生之意尤可見矣〔木之質柔軟而其生意發動剛也金之質剛硬而其從革受變柔也木之發生剛也而其成器之用則柔韌金之從革柔也而其成器之用則堅硬此其體用剛柔互換皆通矣○銖錄又見太極圖小註〕

答張敬夫論仁說曰各因其體以見其本體字疑端字用字之誤〔當考他本〕

答何叔京曰仁字錄出孔孟程謝說處反復玩味須眞見得按先生於謝氏言仁之說甚不取之此書幷稱程謝初年說也

仁說言以覺言仁者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按覺卽

是氣之靈（答林德久書 知覺氣之靈）氣便有挾雜不齊故以覺爲仁而惟覺之是循則未免認欲爲理矣近世心純善之說其弊正如此

程子書門可學錄曰人能至公便是仁（尹和靖語）此句未安按公仁之辨詳見仁義禮智門及答楊仲思陳器之書

仁義禮智門柄錄問羞惡乃就恥不義上反說而非直指義之端按問說甚誤不義固義之反恥其不義又何以與義相反耶不義在事恥之在心在事者固不爲義之端在心者又何以不爲義之端耶先生不

與辨豈偶未覺耶

力行門蓋卿錄曰或言心安處便是義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豈可以安為義也壽昌錄曰假如今日做得一件事自心安而無疑便是是處一事自不信便是非處按前說推說到義理精微十分至處固無可疑後說說安後又說無疑字則亦見其這安處是十分恰當處所不當安而安者雖曰自安終亦不能無一分自疑之心矣人心本自至靈故稍涉不義便自不能無疑事到十分無疑方是十分是處

答陳器之目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

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按是非兩面特其有終始之象
非實有終始之義也物至知知智之所以始萬物也
知以藏往智之所以終萬物也此智之實有終始之
義而非特有象而已先生於是非兩面但曰象而已
不曰義則意亦可知矣
答游誠之曰所諭惻隱似非出於覺者此語甚嘉按
此言惻隱之情只出於仁之愛而非出於智之覺也
云爾非謂此心知覺之外别有四端之行也當活看
之

情

論四端七情以四端爲理之發七情爲氣之發者一見於語類以四端爲心之用見於孟子集註（集註人之所以爲心者不外是四）者以七情爲性之發見於中庸章句（章句喜怒哀樂情也未發則性也）且四端七情皆情也而先生或以情爲心之用（元亨利貞說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或以情爲性之動（孟子集註情者性之動）蓋心則氣也而包是性性則理也而具於心情則心之動而性之乘者也言心性在其中言性心在其中故先生言情因心而言則謂心之用因性而言則謂性之動未嘗分言也若必欲分別心性之用亦只就情之動處指其氣之動者爲心之用

指其理之乘者爲性之用而二字不可分開也此所以理氣無二發而心性無二用也先生以四端七情分屬理氣之發者只一見而以情或屬心或屬性不分於心性者乃其雅言也其一見者或是記錄之誤或是一時之見而其雅言者可知其爲平生之定論也

孟子四端章廣錄曰四端是理之發七情是氣之發問看得來如喜怒哀惡欲却似近仁義曰固有相似處按四七分屬理氣之發固已非實理又以七情謂非仁義之發而只曰近似尤是可駭皆與先生平日

所雅言者不同可見全段是誤錄詳見四七辨

答王子合曰情之初可謂有善而無惡按先生此論蓋因孟子乃若其情可以爲善之說而言之耳然孟子之意蓋亦言性善之發見耳非言情之全也周子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又曰幾善惡當以此爲正張敬之幷舉孟子周子言情爲問先生所答極明備當以此爲正

答潘叔度曰忿疾之意云云加一忿字便和自家這裏有病了按此書審是晩年說不可謂未定而與大學章句解忿懥等四者之意不同有所不敢知學者宜思而得之蓋大學四者之病只在於有所而不在

於兩字相重也如以兩字相重爲病則恐懼憂患俱見於中庸易繫中庸之恐懼易繫之憂患亦可謂爲病耶恐懼憂患如此則忿懥好樂又可知矣然則此書之加一忿字爲病者豈以其疾字意已重於懥字而又加忿字故爲疾之已甚之病耶

心性門士毅錄曰好惡是情好好色惡惡臭便是意

按此錄恐誤好惡與好好色惡惡臭未見其有異好惡情也好善惡惡性也好欲求之惡欲去之意也求之如好好色去之如惡惡臭是誠意也

砥錄曰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濫按濫字下得過重七

情之欲本非皆惡故也

心性情

大學明德註曰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孟子盡心註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答潘謙之書曰心之知覺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三言之訓無一字不同而所謂虛靈神明知覺又是一般名心之語則明德只是心心卽是明德者可見矣心與明德雖非二物其稱名則不同謂之心則幷舉氣稟故人不能皆同謂之明德則只指其光明而不及其氣稟故人人不能有異此又不可不知也當與上論虛靈條及答石子重論心條參看

答何叔京曰性心只是體用按此句未安似是中和

舊說知言疑義以性心分體用爲非

答廖子晦曰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接人心中所具之理推其本又謂之出於人心語殊不倫且與下說天命二字不相著下人心人字恐是天字之誤而心字當爲衍字也

答姜叔權書以道體無爲人心有動之語爲性與心字所主不同而謂不可接論語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章集註用此說而動字改作覺字覺字比動字只緊

得些兒耳豈泛言心則兼動靜只下動字爲未安耶然謂之有動則亦謂其有時而動而非謂其專於動也

知言疑義第一條曰情亦天下之達道也按情有善惡未可便謂達道先生後答胡廣仲書改正此語曰情亦所以爲達道第五條曰所謂心者乃夫虛靈知覺之性性字誤（當考他本）

氣質之性門當錄曰孟子說仁義禮智根於心如曰惻隱之心便是心上說情情字上恐脫性字蓋此一句摠解上所引孟子語兩句仁義禮智根於心是心

上說性惻隱之心是心上說情也又曰有天命之性便有氣質若以天命之性爲根於心則氣質之性又安頓在何處根字上恐脫不字(上既引孟子說則於此不當復以爲非也)蓋因上所引孟子之言謂若以天命之性爲不根於心則是以性與氣質判爲二物矣氣質之性又安頓在何處云也

仁敬

仁義禮智門幹錄曰爲君主於仁爲臣主於敬仁敬可喚做德不可喚做道按此錄可疑仁敬只是一箇仁敬自人之所當止而謂之道自人之旣得止而謂

之德仁是君之道敬是臣之道纔止得便爲德

誠忠

程子書門賀孫錄曰忠有些子是誠之用按忠比誠有些子形貌誠是自然底忠是人做底

才德

心性門夔孫錄曰溫厚篤實便是德剛明果敢便是才按此分才德恐未安溫厚篤實剛明果敢皆喚做才亦得喚做德亦得就這上分才德則能底是才得底是德

人傑錄曰能爲善而本善者是才若云能爲善便是

才則能爲惡亦是才也按此爲孟子所言才而言之則固可也若統論才則能爲善能爲惡皆才也此才之所以稟於氣而有善有不善也

人倫

大學序曰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語類力行門卓錄曰師之義卽朋友而分則與君父等朋友多而師少以其多者言之按學序以師屬君語類以屬朋友兩說皆得蓋師之於人倫以類則同於友以義則同於君以恩則同於父故古人言師曰父師曰君師曰師友合三言而觀之則師之爲義可見矣上古君兼師

義疑意之誤

師本屬君書曰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後世君不能盡師道故人於朋友之中推其先覺者爲師師又屬於朋友矣語類義則朋友分等君父之說却又盡之矣又答蘇暘簡書曰師弟子之屬於五達道亦朋友之類也淳熙乙巳宋君忠嘉集跋以莊周之言臣之事君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爲爲我無君禽獸食人之邪說癸未垂拱劄子以父子之仁君臣之義同謂之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按跋語固後於劄子然恐亦難以初晩異同觀之也盖以君臣對父子而言其如此則固有無君之義若統言其父子君臣之倫不可廢於天

地之間者則亦不害於理矣
天子禮篇曰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折廷爭以正捄之按孝經言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者蓋言爭臣之有益於人主者如此其言人多少之不同特以天下國家大小之分而言之耳非謂天子必置七人而諸侯大夫必置五人三人也其義與士有爭友父有爭子同士之有爭友父之有爭子豈可以必置者耶特置諫臣乃後世事上世則未嘗置諫臣使人得以諫之所以廣諫爭之路也此篇言爭臣七人蓋亦引用夫子語以言臣下之必有爭之

者非謂天子之爭臣只有此七人也

戊午讜議序論復讎之義曰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讎語類夷狄門僩錄曰孝宗卽位銳意雪恥然事已經隔與吾敵者非親殺吾父祖之人自是鼓作人心不上所以當時端人正士者又以復讎爲非和議爲是按前說以其義理當爲者而言也後說以其事勢不易者而言也非謂以事勢之不易而可廢其義理之當爲者也

蘇易簡問昏禮萬世之始 止 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

答曰武帝溺於聲色游燕後宮父子不親遂致戾太

子之變此亦夫婦無別而父子不親之一證也按先生此說非禮記所言之正義也禮所言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者盖謂男有定婦女有定夫人各有別而不相亂然後其爲父子者定而親矣若男無定婦女無定夫無別而亂則父子無以定矣父子無以定則無以親矣（禮記此段上文曰取於異姓附遠厚別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曰執贄相見敬章別也曰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此皆男女各有夫婦分別不亂之義也）夫婦之際狎而不敬無內外正位之別其害至於父子不親固有如先生所言者然非有別之大義也先生在漳州時揭示陳古靈勸諭文男女有別註（先生所註）曰男有婦女有

夫分別不亂此卽以有別爲各有夫婦而不與人相亂也此當爲正論

學

答何叔京曰因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旣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卽渺渺茫茫無下手處按此書當是先生初年所作先生初年以心謂皆已發故以良心發見處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又以此爲本領工夫此書之指蓋如此而與未發之前涵養本源爲本領工夫者不同似此等書恐皆先生初年所

作也
答何叔京曰某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今乃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按年譜戊子四月崇安饑先生貸粟于府以賑之註言盜發浦城崇安人情大震云云書首所言今年云云盖指此事此書作於戊子盖在中和說未及改定之前然所謂流行之體卽指勿忘勿助之間天理流行之體則亦無關於心爲已發之說矣又按此書之作又在戊子其答

程欽國涵養爲先講論以輔之書又是初見延平時則尤是初年所作也程氏心經附註以此二書幷爲先生晩歳之說語類痛理會一番一條卽德明錄癸巳以後所聞萬事皆在窮理一條卽道夫錄己酉以後所聞問致知涵養先後一條卽文蔚錄戊申以後所聞俱見知行門某不敢自昧一條卽方子錄亦戊申以後所聞見先生自論爲學門上一條雖是中歳之說而猶在答叔京書後下三條皆是晩歳所言而程氏又一切歸之於中歳變亂先後强分初晩闇然欲售其援朱附陸之邪意其矯誣先賢惑誤後人之罪可勝其誅絶

哉叔京死在乙未冬夫初字欽國皆非先王晚年時也○崇安事又見崇安社倉記○又按王陽明又編朱子晚年定論書而自序之一如程之爲異學之徒用心之差亦見其一致矣然先生晚年敎人實以尊德性爲重此乃因時救偏之意非以此爲學問定本如陸氏之見也此意詳見退溪所作心經後論

答何叔京曰若便以覺爲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又答或人書曰紛擾外馳之際一念之間一有覺焉則卽此而存矣答呂子約書曰知其放而欲求之則不放矣語類求放心章夔孫錄曰人心纔覺時便在孟子說求放心求字早是遲了皆與此書之意同按兩說似異而實同蓋放縱之久一有覺焉則此心固已存在然不可恃此爲常存而不加持敬之功也不知持敬則旋復失之矣

云云一本作云者

後說指此心失得之易前說言此心保守之難耳答吳斗南書曰放而知求此心已在由是持敬以存其體此書最爲完備

答張敬夫曰欲全吾性而後殺身便是有爲而爲之

答江德功曰禮當如此不得不由豈爲欲安吾心而後由之哉若必爲欲安吾心然後由禮則是皆出於計度利害之私而非循理之公心矣答許順之曰逆詐億不信恐惹起自家機械之心非欲彼觀感而化之也按以前二書之意推之則後說恐惹起云云恐亦涉有爲而爲計度之私也與人交際不逆不億理自當如此非有見於利害而後方如此也欲彼感化是見其利

恐起機心是見其害當以前二說爲正

答熊夢兆曰志於仁則雖有過差不謂之惡大學誠意章或問曰天下之道二善與惡而已按二說各有所指惡與過差對言則過差不至於爲惡矣與善對言則纔出於善便入於惡中間更別無事矣

答許順之曰順之旣有室家不免略營生理粗有衣食之資便免俯仰於人敗人意思此亦養氣之一助也但不可汲汲皇皇役心規利耳別集答林擇之曰貧病雖迫亦只得萬事撙節看如何欽夫却云別爲小小生計却無害此殊不可曉別營生計恐益猥下

耳按貧無衣食之資不免俯仰於人則固宜略營生理苟不至於是而但憂其不豐别營生計則爲不可矣且看其所以營之者如何所謂略營生理者卽指經家務治田農之事耳若外此而别有所營則爲猥下而不可爲也觀别營猥下等語則其意與前略營云者有不同耳兩說似異而意各有在學者當詳之

石子重宰尤溪縣修學政延林擇之掌教事二書皆言及此事蓋是一時所作但許書擇之方在尤川時林書擇之已辞尤川時

訓門人門大雅錄論利用安身曰孔子遭許多困戹身亦危矣而德亦進何也大雅云身安而後德進者

君子之常孔子遭變權之以定寧身不安德則須進
按此問答似與本義說不同利用安身以吾身施用
之順於理所處之安於義而言也非指所遇之有常
變安危而言也所遇雖有常變安危而吾之所以處
於是者無適不安是所謂利用安身也與中庸無入
不自得之意同行乎貧賤行乎夷狄患難無非安身
者也且君子之進德須從憂患疾病貧賤困厄中熟
過必待身安而後進德則君子進德能有幾時大雅
以安身之安字看作所遇順境之安而先生以爲然
恐未照檢其失抑或記錄之有誤耶當以本義所釋

以學爲言者爲正

賜錄問存心曰纔識得不須操而自存按識字只是覺字之意又或覺字之誤纔覺便存不待操而存矣

寓錄曰學問思辨亦皆是學但學是習此事思是思量此理者按學問思辨皆屬致知之事此錄以學爲習事恐誤之學而時習之學兼知行學問思辨之學屬知學而不思之學屬行

大學

李繼善問目曰大學之敎以明明德爲主章句或問之言明德必以虛靈爲質然其言明德工夫又不過欲全其虛靈之體按明德固以虛靈爲質然其所以

爲明德之實者則豈不在於明命之理具在此虛靈之中者耶傳之釋明德曰顧諟天之明命明德即明命之在人者明德工夫固不外於虛靈之存得然其所以存此虛靈者則豈不是爲性命之復其初者乎故章句或問之說明德雖以虛靈爲言其意未嘗不主於性命也今論明德與其工夫專主虛靈而遺却性命則恐未免於誤矣又有一段論覺字其誤亦如此孟子論人之本心只以仁義爲言今專以覺當之所引孟子平朝好惡之相近怵惕惻隱之心皆是性善之發見者而亦專以覺言之性根於中端見於外而心爲覺之覺之爲功只在於擴發得善端出來耳若其善之實則原於

性而不原於覺矣是皆以覺爲人心之大本而不知性之爲大本矣性爲道而心爲器道爲經而心爲緯道體無爲而人心有覺故作聖之機雖在於覺而作聖之本乃在於性是故千聖相傳語其修爲之術則以心爲主論其義理之原則以性爲本二者之分雖極精微而不可相混一有混焉則便解認覺爲性而墮於即心即佛矣此正與程門諸人以覺言性近世諸儒以靈覺直蔽明德之說同而不免流於釋氏之見矣靈覺果只是本心果只是明德則釋氏於此靈覺之心知之未嘗不至存之未嘗不專此亦可謂得其本心而明其明德乎只此可見其得失矣先生答張敬夫一書極論釋氏專認此心爲主之非據此可見李說之非矣繼善之說其誤有如此又多與今章句或問之指不合

先生不辨其失而槩許之豈以其大體之可取而不責其詳耶抑先生之見亦有初晩之略異者耶 繼善問目

中所擧章句或問說多與今章句或問說不同盖是初本也

答黃商伯曰經文物格猶可以一事言知至則指吾心所可知處不容更有未盡矣答汪長孺曰一物之理格卽一事之知至無在彼在此按二書所論知至不同而章句釋物格知至曰物理之極處無不到吾心之所知無不盡又曰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據此則當以前說爲正然後說亦通自當備一義也前說以格致之盡其分而言

後說以格致之爲一事卽所謂物我一理而言言各有攸當耳

答周舜弼書以知至爲知之切答黃直卿書以爲誤作切至之至只合依舊爲極至之至章句從舊說答曹元可曰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窮盡物理使吾之知識無不精切而至到耳按先生解知至始謂知之盡中謂知之切後更從盡字說而其答李堯卿書言盡字兼得切意只作盡字須兼看得此意此書又以精切至到爲言而上加無不字無不卽盡之謂也蓋以盡字包切字而解之也書中言頃年嘗刻古經於

臨漳臨漳到任在庚戌而解任在辛亥則此書蓋在辛亥以後(答李書亦在庚戌以後)章句定論雖只用盡字而兼看切字意亦先生晩年說則恐亦不可廢耳

答汪長孺論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曰若如舊說則物格之後更無下工夫處向後許多經傳皆爲剩語矣意恐不然故改之耳據此則後人所謂知旣至則意自然誠意旣誠則心自然正又謂心有不極其正身有不極其修則不可謂知之至而意之誠者皆是先生舊說之意非末後定論也蓋在知至意誠處推極言之則其理固有如舊說者然各就工夫

節目而言則知至後又須誠意意誠後又須正心不
可恃一而廢二矜前而責後也此先生後說之所以
平實無弊而不可復易也
大學傳三章章句以前三節爲知止後二節爲得止
而講義於第三節亦以得止言之章句以淇澳一節
爲明德止於至善以烈文一節爲新民止於至善而
講義合而言之傳六章閒居一節章句以爲自欺後
事而講義爲自欺之事此皆當以章句爲正講義說
多有與章句不同而其不同處皆不如章句之密盖
以章句修改直至易簀前三日而不住故也講義之

編實在先生六十五歲時而其後定論又有異於此者則大賢日新之功可見矣而在學者尤不可以不自強也彼得小爲足而不求進益膠守偏見而不知變動者其爲人賢不肖何如也先生曰纔得一說終身不改者若非上聖必是下愚至哉言乎自欺定論又見答孫敬甫書孫書在呂子約死後最爲晚年書也

答張敬夫曰以切琢爲道學磋磨爲自修如論語之以切琢比無諂無驕磋磨比樂與好禮乃爲穩帖今旣不同不必強爲之說按此以大學傳文爲疑蓋初年之見也切磋之爲道學琢磨之爲自修其取義只

在於骨角玉石之不同非因其用功之精粗也若其切琢磋磨用功精粗之分則又未嘗不與論語之說同矣且以道學自修分屬精粗工夫亦未安二者工夫各有精粗正如治骨角之旣切而復磋治玉石之旣琢而復磨不可槩以致知爲粗底工夫而力行爲精底工夫也

答許順之書以大學之所辟焉作譬字說與章句不同定論又見答張敬夫呂伯恭書

答石子重書以小人閒居爲不善爲自欺自欺說詳見下誠意章條

答汪易直書無待於自欺節要註自欺趙士敬云當作自訟趙說未必然按語類誠意章僩錄亦作無待

於自欺自欺字本無誤言無待於有自欺而加禁止之功也盖謂格致之功已到則心之所發無不實而自無自欺之患云也語類之意卽謂禁止其自欺打疊得盡則更無待於自欺云耳與此書主格致而言者意略不同

誠意章自欺說僩錄一段曰此處工夫極細未便說到麤處前後學者多說差了盖爲賺連下文小人閒居爲不善一段看了所以差也其下又有三段連次記之而其第一段大意與前錄同而以自欺爲欠了分數且以李敬子容着在這裏之說爲錯了而謂是

自欺第二節事次日所記以先生自說爲自欺之根
以敬子之言爲說得是而又謂與小人閒居爲不善
處說得貼了又次日所記曰如小人閒居爲不善底
一段便是自欺底閒居爲不善便是惡惡不如惡惡
臭見君子而後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便是好善不如
好好色按先生前日之說蓋以閒居一節爲自欺至
僩前錄方以爲非而僩錄乃在戊午以後則此固當
爲最後定論然以下三段循次觀之則又似旋棄其
說而復以最初說爲主其論自欺以欠分數爲言者
實合經指而後段復以敬子說爲是此皆有所不敢

知者然此等處當以章句或問爲主如無章句或問
之可據則又當以義理可否決之矣今以章句或問
考之則自欺註曰心之所發有未實也閒居爲不善
註曰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其曰不能實用其
力正指自欺而以至此云者卽指閒居爲不善也或
問曰不能禁止其自欺是以淪陷至於如此其分段
言之尤明此何嘗以閒居爲不善爲自欺也以義理
言之則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者乃其用心專在於
爲惡唯曰不足者不可以此爲惡惡而未至也見君
子而後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乃其外以飾詐欺人

而內實無爲善之實者不可以此爲好善而未至也惡惡而不能如惡惡臭好善而不能如好好色乃君子而未仁者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乃小人之尤無狀者何可合而言之哉所謂欠分數只是爲善去惡之未實只此未實卽爲自欺不待更有容此未實者而後爲自欺也欠分數以理言則理之不能十分其全以心言則心之不能十分其實皆是也然理之不能十分其全由於心之不能十分其實則又只是一事也章句以爲善去惡心之未實者爲自欺或問以好善而不能無不好者惡惡而不能無不惡者爲自欺纔有未實纔有不好不惡者這便是欠分數底則章句或問之說自欺

皆是欠分數之意而未有更待容着在之意也然則
後段之說恐皆是記錄之失不然則豈是再數廊柱
而終復正之於章句或問也耶敬子所舉章句乃初本說則可見其問答
在章句或問未定之前矣
先生自欺說大槩有四以間居爲不善爲自欺一說
也以幾微之間有纖毫不善之雜所謂欠分數者也不善之雜卽爲善
去惡之未實纔有未實便欠分數此欠分數之爲自欺也爲自欺一說也以知其
爲不善之雜而又盖庇以爲之所謂容着在這裏者也先有欠分數者而
容着在這裏此容着在之爲第二節也爲自欺一說也合三說而通謂
之自欺又一說也今以傳文章句質之則第二說當

無下一本有所字

爲定論矣傳文以自欺自慊對言而二者正相抵背纔不自欺卽是自慊纔不自慊卽是自欺所謂不自慊者纔覺有不善之雜便不能自慊矣此卽是欠分數爲自欺也固不待於容着此不善之雜蓋庇而爲之然後爲不慊也第三說中所謂不滿者卽不慊也不慊卽自欺也不以不滿爲自欺而以不滿之遮蓋爲自欺分明與經指相背矣又況於爲不善無不至而後爲不慊乎章句曰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此專以心有不實釋自欺而所謂不實者纔欠分數便是不實矣何可必待容著此不善者而蓋庇爲之又或至於爲不善無不至然後爲不實耶不慊也

不實也皆在於纖毫不善之雜則第二說之爲定論無可疑矣不善之雜雜字當着力看謂之萌則便屬情之不善謂之雜則是意之不實而有所挾雜也或以情之不善之萌爲意之不誠此則推之過分矣善惡之萌情也爲善去惡意也爲善去惡之實誠意也至於合三說而通謂之自欺第三說是自欺之重者固不可不謂是自欺但不可至此而後方謂之自欺也第一說閒居爲不善雖由於其始之自欺亦不可至此無狀而仍謂之自欺也然則合第二第三說而通謂之自欺可也而幷前一說而謂之自欺恐亦非定論也先生答孫敬甫書論此章之義其論自欺自慊之相對自欺閒居之有別最爲明白而最在

晛年則當以此爲正先生第三說又以前所自言欠了分數爲自欺之根此又與章句不合章句曰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此蓋以知之不至爲自欺之根也木之錄曰㬎其所以自欺又是知不至此說方與章句合矣先生第二說雖是定論其以不奈他何爲自欺者亦有可商者情是不由自家底故固有不奈他何者意則是由自家底安得言不奈他何傳言自慊自欺皆自爲之章句又言苟焉以自欺則此豈有不奈他何之意耶若以不奈他何爲自欺則恐有護之於無可

如何而緩於自治之患矣僴錄論孫敬甫說一條與
答孫書同此又當爲僴錄之正本
汪長孺問目論大學孝者所以事君悌者所以事長
慈者所以使衆之義以孝悌慈屬在上之人以所以
事君事長使衆屬國人與傳文章句之指不同而先
生答之以爲甚善非定論也觀傳文者所以三字則
可見推孝以事君等事皆是一人之事非孝者是一
人推以事君者又是一人也故下文引書言慈者使
衆之事通釋上文之義若曰保赤子者是我而如之
者又是別人則其果成說乎章句所謂孝悌慈所以

修身而教於家者以齊家而言也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者以治國而言也齊家而治國只是一人事義甚明白而或以國之所以國字作國人看誤矣近世農巖說亦如此○長孺所擧註說或問與今章句或問辭異而意同盖始聞長孺說而善之後不復取仍舊說而修改其辭也

答江德功曰絜矩度物而得其方也今曰度物以矩則當爲矩絜乃得其義矣此與傳文章句不同定論又見答德功後書及答周舜弼書

李堯卿問經文反復推說進功之序成功之終傳十章專以進功爲言答曰此說得之按傳十章未嘗不

言成功但比說進功處爲不多耳

答汪長孺曰見得不容已處便是所以然按大學或問所當然而不容已之外更說所以然而不可易一句前說須待推說而後見孟子因四端而見性善卽是不容已處見所以然也蓋有是性善故其發不容已矣或問更著一句則意自明備不待推說矣

大學綱領賀孫錄論尹和靖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曰今人半年要讀多少書此蓋謂和靖見伊川半年內方讀二書程子書門義剛道夫僴錄又以爲半年後方得二書而看後說意差長僴錄又是

戊午以後所記最爲晩年後說恐是

朱子言論同異攷卷第二

宅帝

四

犬